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金石新編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吳中金石新編卷五

明 陳暐 編

祠廟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書推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决者伯律姑置弗問曰明日率郡之父老祗謁於吳泰伯廟見

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廵撫於江南

列郡至蘇州祗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廵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吳郡侯葺而新之廵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

中土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重新至德廟記　陳音

自泰伯逃於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而越始入吳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東漢吳郡守麋豹肇建至德廟於閶門外以慰民懷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廵撫江南盡毁諸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王徙廟於城中有宋諸名公吏於吳者凡有禱輒應焉國朝宣德間郡守況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爲屋四十楹閱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

按吳祇謁廟下病其敝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垣之制雖仍乎舊而高敞宏廓則視昔大有加矣於乎天生民有欲易爭爭在利與名耳利莫大於有天下泰伯以天下讓不欲自有其名此其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稱之後世雖微利輒爭爭輒自以為是而加不美之名於人小者鬬訟以犯於有司大者興兵戈以糜爛其民是真泰伯之罪人哉泰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眛不能如泰伯

仲雍之讓吳於是乎不競闔廬夫差復好大喜爭竟召甬東之辱以底於亡嗚呼始以讓而興終以爭而亡民之鑒於是者尚宜慎所趨哉夫民之趨舍繫乎上上好廉則墨者息上好直則佞者 上好讓則爭者愧邦鎮厥吳民多爭訟特新至德廟以重愧之可謂善斡旋民風而使之興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己丑進士歷知山陽蕪湖二縣事皆務以德化民今憲節至吳復有旌德化俗之舉可謂尚德君子矣廟功告成郡同知毛瑄

推官樊廷選請予紀其事於石用書此以嘉邦鎮之績後之吏民其皆務尚德息爭以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吳相伍君廟碑　王鏊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教射御而後知有武季子觀周樂而後知有文當是時吳漸進矣其後伍君來奔自楚以闔閭霸遂拔舒遂伐越遂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延及黃池遂冠帶以主夏盟其伐齊先晉爭衡上國雖非君心而其強至此則君之

力也吳之不終霸也人皆咎夫差之不能用君竊獨嘆闔閭之知君而不究其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興憂中國而其責隨也必以周室爲請君之所仗可知矣使闔閭而究其用命君禁兵輯掠提壇籍户歸之周室而已不與則此役也楚可滅周可興吳可强於天下惜乎籍館返夷而事去矣先儒謂此闔閭羣臣之過非君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於禮樂財賦甲於天下君實啓之故自春秋

律之則以夷干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微君吾其尚祝髮文身乎忠孝天下大節也而君值其難其去楚孝也而所復者君其諫吳忠也而所忘者身方楚之以免父召死之可也諫吳不式去之可也而君以其邁往之氣行之不惑義在親親重親重則死於親義在君君重君重則死於君世謂可以死不死不死將以有為也可以無死而死死將以明道也君死而吳亦亡矣千載而下過其所謂吳東門凛凛尚有生

氣於乎豈非間世之人豪哉義氣之在天地萬古不息
也蓋嘗與日月山川雷電風雨流行磅礴於兩間其有
所鍾則出為雄渾奇傑之材以立蓋世非常之功為臣
死忠為子死孝死也其不盡者復與日月爭光與天地
無窮與風雨雷電揮霍乎上下而況君之故邦也哉君
之廟食於吳也久廟故在城之盤門庚子秋不戒於火
明年夏髙唐劉公魁以監察御史涖吳首以忠孝風勵
吳人出令祈之蘇守蠡吾劉侯瑀奮曰余維守土其有

不承鎮撫徐昇主簿于通典史張灝偕力競勸碁月廟成麗牲有石謂鏊當紀其事鏊謂事有關乎綱常勢若逆而理順政有係乎風化事雖勞而民悅劉公其知政之體要矣古杞君有小海歌鏊為詩以準其辭曰天挺人豪遭時多虞挾弓貫矢去楚歸吳吳子曰嘻烈哉丈夫我其觀兵以信子志君拜稽首君父無二復父之仇虧君之義遵養俟時退耕於野唐蔡來歸楚有囊瓦瀆貨黷兵憑陵諸夏君曰可矣陳於柏舉一戰入之裹荆

之旅既以吳霸越遂可并賊嚭爲讒豢於行成不思自
衛壞萬里城嗟嗟維君兩罹讒口楚既幾亡吳亦旋沼
君雖云亡耿有餘烈懸目吳門非以觀越越兵其來餘
威可折君之義氣横乎兩間鞭叱風雷上下于天溥彼
吳城君所完者君今去矣嫉焉是舍曷不觀乎素車白
馬出没潮頭凜然如在吳人思君廟貌時新坎坎擊鼓
以妥君神神入居之降康禳祉無水旱蝗夭札癘疵千
萬斯年以食廟祀

重修陽山白龍祠記　金幼孜

龍之為靈著矣下上日星浮游海嶽感風雲霈恵澤變幻恍惚不可為像則夫世之所稱神靈有逾於龍者哉宜其肇迹之地人益崇信廟食之久神愈彰應而祀典之盛累千百年為不替焉距姑蘇郡城西二舍許曰陽山有白龍祠其神誕育之異相傳肇自晉隆安中而其靈顯感應莫盛於唐尤莫盛於宋元之間錫號崇祀後先相望逮我聖朝飭嚴祀事命有司春秋致祭著在令

典乃宣德五年禮部郎中況鍾伯律奉命來守是邦歲
夏秋之交闔郡大旱禾則盡槁伯律乃攄誠禱神已而
大雨沾溉歲以獲稔仲秋之月適當祀神先期望夕伯
律齋宿公館夢神告以祠宇將傾丐即修葺翌日以其
故語諸僚佐咸嗟異之將事之旦天氣澄明靈飈颯爽
雲彩發祥蜿蜒焜燿至誠感孚神實降歆既竣事伯律
周覽祠下喟無以妥神靈宜乎神之預協夢徵吾儕忝涖
斯郡詎可不思攺創以答神休耶遂倡郡邑僚屬捐俸

市材鳩工而重修之而民之好事樂助者益衆未幾棟宇赫奕廟貌一新既相與落其成復謀勒貞石以貽永久伯律乃致書請余文記之惟禦災捍患神之功而事神治人守之職也白龍之神其肇迹之故余不能詳自廟食以來歴世滋久能霈澤敷惠以蔭蘇人所謂有禦災捍患之功者伯律出牧於兹天子嘗賜璽書委以重寄而能欽承德意興利除弊和洽其政人以大治復以餘力修葺神祠徼兹福祉以惠其民可謂能盡事神治

人之職矣二者皆不可不書也余故表著之以爲蘇人吉且俾後之繼守於是者讀斯文尚求如伯律之舉於其政哉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爲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菴爲白雲禪寺世

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仁宗乃命公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寨塹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横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

烈名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廵撫至於蘇而監察御史壽光劉

君甄武昌劉君仕昌錢塘鄭君顥皆以事蒞焉郡守李
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
業著於當時傳於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
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
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貲俾吳縣
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
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貲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爲堂
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

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勑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閩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巳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乎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巳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為士者固當為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

愚之所聞使刻諸石告焉凡以貲來助者其姓氏皆載

之碑陰

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祠記　徐有貞

蘇長洲益地鄉厚生里有祠祠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

龍之神祠久廢近里士沈隱君貞吉以己貲輿之既落

成隱君具顛末徵予記之士龍雲也雲與其兄機士衡

並生於吳而仕於晉以文章顯辟為公府掾遷太子舍

人出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去官百姓追思之為立祠於

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一以忠誠輔導之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嘗薦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時論韙之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内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因督粮過吳婁地見歲祲以所督粮儘盡賑飢民忤成都王穎穎將殺之而孟玖素忿怨於雲由是雲遂遇害雖死一身能救萬民民感其德名其塘曰濟民以衣冠葬楊城湖之濱人呼為陸墓村立祠於

相城市中至今民祠之不絶士龍家華亭華亭故吳郡古婁地也正今長洲東北維之壤所謂盐地鄉厚生里固其住焉㨗陸氏自遜與抗為將於吳有功德遺其鄉國久矣士龍又以賑貸之祠之宜也古之享天下後世祀者必有大功德被於人人思慕之而不忘其祀及乎遠盖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竒則為偉人況雲為時名臣有文武長才故發而為忠義之業及其遭禍之死人皆悼惜之感之深思

之久祠之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故記之以告來者知所自焉

范文正公祠堂重修記　張益

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誼弼功德及人而廟祀於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祀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既深乎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為重而其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隴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

事詳舊刻西江況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勅
來守兹郡政敷民安百廢並舉甞有事於祠下顧瞻棟
宇有圮撓者因喟然曰兹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
即請於朝用加修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
新拓小以大為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
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
是祠者也堂東偏為書院構用舊材尚堅好也院亦有
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厚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閣牲以

及庖湢莫不有所其西偏則范氏家廟歲寒堂在焉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於官者經始於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況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爰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礱石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余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

惟公間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爲於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搆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退綽綽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於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况侯爲郡賢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爲之書

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徐有貞

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此宋之所以為宋者也蓋自太祖而後十有五君君德莫盛於仁宗前後輔政之臣幾百數十人人才亦莫盛於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論之蓋莫盛於范文正公公之為人剛大清純天資忠孝而為學得聖賢之心庶乎所謂極髙明而道中庸者故其為臣表裏一誠始終一正而文武經緯備焉公事仁宗自祕閣登諫

垣出入侍從守郡帥邊多所涉歷而不得久處於朝及參大政方將拯時復古權倖間之曾不朞月而去凡所建明旋亦更革公之所存十不施其四五然而勲業德望之盛視彼久於其位者猶倍蓰焉使其久且盡施則宋之為宋當不止是矣於乎甚矣直道之難行也有君如仁宗有臣如文正公其猶若此此有志於世者所深惜也公之同時名臣莫如韓魏公富鄭公魏公於公每事推重而鄭公因事感嘆至擬公於聖異時大儒莫如

朱文公文公謂公傑出之才為天下第一流而吳澂氏亦謂公為百代殊絶人物之數公者豈無所見而言哉是以後之君子聞風而起者未嘗不稱公之為盛也凡公所嘗過化之地皆有祠吳中公之故鄉而文正書院故義莊也其祀事自宋元國朝列於常典春秋享之而其祠宇因故歲寒堂為之屢毀屢葺規制未宏迺者今大司寇萬安劉公欲以都憲奉璽書廵撫南圻而臨是邦因謁公祠瞻顧興懐爰詔所司撤舊為新闢而宏焉協

議以賛其圖者前郡守黄巖林侯一鶚今郡守瓊臺邢侯克寛承命以董其功者吳邑主簿南昌李榮也於是公之十二世孫圭奉祠事從規來以記請有貞聞之君子之於道也其有所立也必有所宗也求乎今而不足則尚友乎古之人所謂世異而道同者也今夫都憲公之廵撫於斯也猶文正之經制於陝右河東也兩郡侯之繼守於斯也亦猶文正之為治於蘇潤饒越也事文正之事也心文正之心也是亦文正而已矣然則三君

予之於公豈非所謂世異而道同者歟有貞於公幸為鄉之後學固嘗寤寐乎公而思所企及者其能自已乎哉雖不文也願執筆焉附名於三君子之後以庶幾夫高山景行之意云

新遷范文正公祠記 黎擴

蘇州府學有宋大賢范文正公祠者蓋以公嘗典鄉郡劃所得錢氏南園之地建學而立之也祠及公之子忠宣恭獻者以其復劃南園之地益廣其基而入之也祠

舊在大成殿之後入路迂曲落地陰潤每經一雨草輒
侵階以致朔望之晨行香揭虔人跡罕至習爲故常今
太守四明姚公堂治蘇之明年政通人和田穀大登乃
歎曰文正父子建學之功如此其大而其祠屋之地如
此其僻可能報其功之萬一乎於是相址於二門之内
泮池之南入道之右厥位面陽厥土燥剛鳩工築基卜
日遷於其上棟楹梁桷之腐黑者易之蓋瓦級甎之破
缺者補之墻以藻飾缭以垣牆書以題扁中塑公像傍

列子神儼然一家之氣象也思昔范文正公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忠義滿朝廷功名滿天下事業滿邊陲在他邦異域者尚欲效其為人况生於其鄉者乎凡育材於兹學者將以供君上致治之用也必日有所接則心有所動矣而我太守姚公既遷公祠於兹而在學之士出入往來無有不在其目目既有見心可得無動乎必思他日學成材就出為時用以文正父子上義下利之心如此可不則而效之乎以文正出將入相之才如此可

不企而及之乎以文正先憂後樂之志如此可不力而行之乎效慕於幼學之時致用於壯行之日俾蘇學之人才益盛而益揚者實由乎一遷祠之所致也然則姚公興學作人之功庸有既乎用是勒兹於石以示來者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曾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童經奏故宋太師秦國文節公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

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為甚重自文正范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原之勢焰熏灼毀譽舛迕令年朱元晦斥明年趙汝愚甍而偽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惟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僥倖於一時而無以為善後之計公以理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穟具疏利害請除之而侂胄師旦為世大戮矣尤務捜賢才

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

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

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註

書又請為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謚於今三百年為士者

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凉揺落神弗寧安民有

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宫之傍俾七世孫焓居守其基在

湖州者亦已蕪没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

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飢渴故能

克殄克懲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恥自奮以厲不對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歲事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取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衆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奠帛為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侍郎葉盛與公同里嘗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

遠湮没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為勸説協規之士買田數十畆以助修葺費而恰得永為世業俾曹撰詞刻石以示遠於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違其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毅慷慨多大畧是以吳楚之國常不競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揆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處區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劾敵為之震懾使

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内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産迂儒僻士果無能為耶金源既衰北鄙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畧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戮力必能集衆謀申警備厲鋭養威以作南士之氣使無忘北鄉覲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髙材見疎寡謀自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衂之餘没世不

振雖公之明見不爽悉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見者如此而已於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以侑神歌曰山蒼蒼兮海茫茫懐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兮不可望事往人異兮而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恥徇時而為否臧苟校功資之得喪兮夫孰𡜊乎名德之弗昌玄雲兮翺翔靈風肅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嵗事蓋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飈輪於帝鄉

韓蘄王廟記　張淏

一人之忠義一代之忠義也千古之忠義也忠義本於心人同是心者同是好也烏有彼此久暫之異哉我朝列聖發德音一則曰忠臣一則曰義士每令臣下舉以褒崇之不以古今而間者恩至渥也曩蘇郡守鄱陽丘侯霽以宋名將忠武韓蘄王上聞謂王當靖康建炎間屢立戰功捍衛王室維時駐蹕臨安而三吳實在畿内民獲脫虎口而弗致肝腦塗地者惟王倚賴也王後甍

葬於吳墓存靈巖山西麓止剩一穹碑而荒涼殊甚雖有裔孫居其傍微若一綫時享恒闕據禮凡有勞以衛民者於法當祭矧民至今感之茲臣欲每歲官為一祭所以酬其勞而慰夫民用塞明詔惓惓激厲忠義之盛意敢請制曰可命大宗伯下有司以行事然而祭無常所或借山寺或在城結茇而祭如是者三十稔矣今太守新蔡曹侯鳳惻然於懷以為事神報功吾民牧分內事也擬於王墓立廟以為栖神常祭之所庶得洒掃松

楸免為狸兎草莽之場乃白於廵按侍御安成劉公丙欣然允俞遂委郡貳守吳川林侯廷瓛董其事侯相攸得舒坦之地於冢南為搆正堂四楹奉神主前堂四楹列祭儀有寢以安展職之齋宿有廡以處百工之庖宰繚以周垣闢以儀門甃梯丹堊孔曼且碩侯用心良密矣經始於弘治戊午如月丁丑至仲秋之朏落其成於是郡之士庶靡不相慶幸以為得順其所望也爰授習志諸石嘗謚王諱世忠字良臣陜右延安人也風骨偉

岸目睋如電蚤抱忠義見國步艱險即躍然應募而起始攻夏城斬關而入斷敵將首擲之埤下掃平南北羣盜既而徽欽北狩高宗渡南而趙氏偏安金源雄長神器殆非宋有王於是時以數千殘卒與金人四十萬衆小戰百餘大戰數十自黄天蕩剗之北遁讋㦖金人而滅之克復中原迎回二帝以竭其忠義志氣而後已奈何主蔽奸相弗圖周漢之中興忘讐忍恥自甘瘖瘂其生民棄捐其土地使智勇元勳置而弗用齟齬偃蹇徒

老而斃所謂自壞爾萬里長城惜哉豈惟王之不幸實宋之不幸也吁以一人之身為國家之用否而繫天下之安危可見忠義之在斯人與天地之元氣相為周流日月同其光明山川同其流峙草木昆蟲同其生息暢達有不可掩焉者故前後大夫不私於吾郡而揚於大廷褫之天下聖天子於前代之忠義錫之寵光載之祀典俾三百年之隱伏煥然一新於今日由是垂衍千萬世而弗泯曠蕩之恩為何如哉王之行實備載本傳習

何人耶敢爾加喙然誠蘇之齊民同一感仰於王者故忘其膚譾謹述如右仍贅詩以道王之功頌朝之恩為迎享送神三章當祭俾歌以侑爵云詩曰

延綏山川秀鍾于王英雄慷慨忠義滿腔出為國家掃除秕糠挺身百戰劍弗剉鋩攙搶既滅强禦亦亡志矢北定以迎二王以克上京以復舊疆垂四百年汗青有光

煌煌天朝褒揚元勲前代忠義命祀守臣廟建于墳秋

嘗用伸牲牡廣腯豆籩旅陳清酤黄流苾苾芬芬漼㐌
逹泉熖蕭于旻八音和鳴百職駿奔肅肅恂恂致享厥
神
神既格思吉蠲饗饎赤騂朱軝稍戟旄麾左右韃橐騶
從導隨珮琚颯然可接令儀歆畢言旋抑何所之亦惟
在兹體物不遺答我聖恩貽我民禧百歲千秋式遵定
規微顯感通允慰慕斯

周孝子廟之記 吳寛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於為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於其家以已為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為國效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菑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民間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差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𨬍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

驅虎救水旱捍冦盜等顯迹數條上於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於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歟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頃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

其父譓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李忠周𤰞輩言於縣於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於衆一時施予肴踵接而蘇衛千户陳俊等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九年十月興工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甃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於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英遂礱石乞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

行江南悲靡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君子盍深與乎斯舉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沴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廟祀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享之其

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燕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命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巳於記

來鶴樓合祠碑　彭韶

姑蘇來鶴樓在鶴山書院内初蜀魏文靖公為宋名儒登宰執後家平江元世立書院祠之置學官弟子員肄業其中國朝例罷生徒而書院猶存文靖公神主在焉

永樂以來凡遣大臣行視水利禁治豪右巡撫地方皆居院以治事屢加修葺宣德正統間巡撫尚書周文襄公往來居之最久將稀年時又到到之日適其誕辰有雙鶴來翔於庭衆咸異之既去蘇守朱勝爲建來鶴樓於是院正堂之後遷置神主於上未幾公致仕歸而沒今三十餘年矣東南人念公功德不置多立祠閒寓僧寺獨蘇城無之況公之功於蘇尤大安可無也葢公二十年間總核荒蕪田糧創立水次倉庾周戶田甲義役

傳馬官俸折徵餘米存積凡糧運加減之則濟農歛散之宜種種便民者俱自公權輿而於蘇始焉至於清理范氏義田經畫崇明塗蕩濬吳淞顧浦一帶水利建寳帶吳江等處橋堤太鎮衛學之肇造吳縣儒宮之改遷似此之屬又皆於蘇專焉奈之何僅肖像學舍而不他有也書院雖為鶴山而設來鶴則為公建文靖公固可專祠文襄公亦可合祠也盖文靖公之道學可法於後世而文襄公之事功最盛於吳中合祠於蘇不亦宜乎

成化甲辰秋余忝繼廵撫是邦處於書院瞻拜文靖公神主於樓中而環視樓下石刻皆頌美文襄公事然無其主意前人謂來鶴爲公而樓足以顯名於無窮悪用主爲噫此非所以敬賢尚功之禮且無以慰邦人之思也越明年夏詢知公功之詳於是令太守李廷美造公神主擇日奉置於樓與文靖公並偶余赴召未能成禮遂俾守卒事又繫辭於碑曰惟宋之季卬實有儒道德問學與西山俱叅樞開督萋其毀譽乃卷而懐卒家於

吳爰曁似續顯揚是圖元乙立學比迹鵝湖師生濟濟
以景賢模我明吏制冗泛其袪依神之木尚仍于初鶴
山有堂制使来居丈襄庡止視民卒瘏晨夕在念如切
肌膚公資明敏公性勤劬晝堂晝訪粉盤夜書待旦行
之予惠我蘇荒疇招佃免爾負逋米石加耗五六平輸
石四准直二十四銖料減賦長無俾侵漁謹權審量互
狀調區一孔一目不漏不疏里甲十年差次運夫環復
而均貧富樂趨鱗鱗水次倉積山如京運漕兌贈加有

餘乃置濟農以備不虞驛傳有給義役有須織造上供歲派軍需胥此焉出別無科歛公簡儀衛徑造閭閻問民疾苦甌石何儲發廩賑之野無餓莩海縣流沙淤為蕩塗經畫分授抵補坍租贍族義田先正之謨載清傳付俾後畢哺乃遷吳學或剏或郛省元掄魁接武天衢吳淞顧浦泄彼太湖乃濬乃鑿民免其魚寶帶湖堤病涉崎嶇乃甃乃築人走坦途二十餘年恩布仁舒非無凶歲我有儲胥非無祁寒我有袴襦軍民給足遠邇歡

娱間有煩言久而益孚雙鶴翔庭適公懸弧僉曰異哉
玆其瑞乎眉壽之徵進禄之符鼎建來鶴樓于北隅公
歸在朝首拜司徒辭掌邦土惟帝曰都南圻再撫敢忘
捐軀臣年及矣卒賜懸車胡歸三載弔者在廬吳人思
公至今不渝窮鄉尸祝會城曷無瞻彼鶴山來鶴相於
德業雖異會歸不殊百世之下兩其師諸

二卿祠堂記　夏時正

國家仁覆小民在安之已矣亦既屬之内外羣司而猶

慮夫府州縣有不職則民有不安也乃時輟在廷大臣出廵撫焉維廵撫有地環數千里其地即府州縣之地民即府州縣之民廵撫髙臨府州縣之上凡軍務民情咸得便宜處置以振拯夫府州縣之所不逮發政施仁黜貪去暴簡修進良剔腐蠹補罅漏持欹傾燭幽隱凡可以嫗喣而衽席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以是上宣德意下達民情以是對揚天子休命慰答人民顒望生則民愛戴之歌頌之去則思思不忘也沒則祠而尸祝焉

不亦宜乎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宣德正統中以工侍巡撫南畿謂廵撫事在安静不擾民自安矣大江迤南南畿若府州縣皆吾地也而蘇松常三府税糧淵藪國家之所倚重人民物産官府百凡科率視他或相倍徙或相千百又前此統紀不一征斂無藝費出無經民病法苛田蕪逋租積數十盈萬民力竭矣足國云何故於三府尤注意焉下令置水次倉秋糧不許糧長私家収受一切詣倉抵石輸官起運存留外之贏次名曰餘米一

歲中若急副和買餉募傜役土木經營之類事起一時皆此焉出若馬草夏稅軍需歲造鹽鈔之類雖有常額亦此出焉外仍餘者耕補歛助歉儉賑貸恤孤養老均施溥被之也何公心計周密如此至到也邪自是居安逃復愁化詠歌逋負有償宿蠹呈露志漁獵者無地售其巧善會緣者無路投其技閭無胥隸之跡户絕鼓柝之召鷄豚蕃息麻穀被野歲復連熟米斗錢十七八文或十四五文稀曠僅有者半如是十有七年還朝陛尚

書復來又一年致仕歸民思之歌頌之猶洋洋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此之謂歟嗣公之賢則有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天順中以都察院副都御史來其地前日周文襄公之地其民前日之民有其地有其民得其道得其心文襄公心在安民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愛戴之不猶愛戴文襄公乎崔公於文襄也無所於改而持之特嚴然政由俗革偏滯頹靡整飭疏滌時措之宜乃相成以安民非相軋也是以貧厄在所恵鮮則

均徭之法立財貨宜所慎出則漕運之費節鑿常鎮一帶運河免孟瀆下港遠渉風濤導吳松等江下流洩震澤苕霅夏秋汎溢獄有疑讞每與平反崑山縣王阿隆充太倉衛軍死無子里中揭黄冊丁盡户絶報無勾矣它日其同姓亡賴子利阿隆有舊田廬衛且去其家近是不出家充軍月得食官廪乃用自誣為阿隆近親先避軍移貫在它户言於清理軍伍御史信之遂逮里中論以隱匿坐充軍者二十四人而二十四人列狀訴伍

御史於崔公崔公閲其狀非不根且謂律罪人首實則連坐當末減又中更大赦全坐非律意乃移檄御史愎不省崔公曰凡在吾巡撫皆吾民有不幸猶將隱之况充軍乎况二十四人乎竟直此二十四人一旦脱去軍㥠然復歸於民遠近莫不大快憮御史自後遇隱匿者猶與論減不充軍人謂由崔公有以覺悟之也在南畿凡五年還朝歷陞吏部尚書改南京致仕歸當崔公昭雪二十四人時今浙江㕘政崑山陸公容之父封職方

郎中公名在二十四人中叅政公尚未升作雪寃頌頌
崔公而職方公欲為立生祠屬制令不可止而此心則
縣縣往來不置也適總谿楊侯子器以進士揆知崑山
勤慎有立志期月政通民悦繼養以教乃攷民風按地
圖得境中淫祠與庵院私創者悉毁無遺留而移其材
為公廨賓館郵傳申明旌善亭鄉賢祠社學脩建需縣
東去一舍而近太倉鎮海兩衛在焉有三官閣者亦在
所當毁叅政公言於楊侯周文襄公崔莊敏公嘉惠吾

人吾人一日蒙其澤吾人一日甘棠之思也盍釋是屋不之毀改以祠二公永副吾人勿翦勿伐之詠乎楊侯諾之乃獨水火其土木偶而綢繆其牖户汛潔其醜穢正其唐塗飾其漶漫黷黝斥其非度者琢美木爲二公之主題曰工部尚書周文襄公之神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之神扁其屋之顔曰二卿祠堂而奉安之祀以少牢酒清殽腆神之格思遠近來觀贊嘆悦懌謳吟而退於是參政公手述二公遺惠蘇人者之畧來徵爲祠

堂記辭不獲遹記之曰惟昔臯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二公惠在蘇民民懷之深也故於祠堂之建其悦之也亦深一誠相孚思之久而不忘者乎是舉也參政公實欲之而楊侯克成之因民心之不忘用以不忘二公是即所以不忘乎民後之繼之知不忘乎民則必不忘二公則此祠堂之建有永其無斁乎周文襄公名忱吉水人崔莊敏公名恭廣宗人謹記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楊循吉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大儒鶴山先生文靖魏
公於蘇從所請也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者先朝
賜第與其墓在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
侯實承上命卜以是年秋吉修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
為先生遭遇明天子得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
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
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
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

鶴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為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宏故能正色立朝則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羣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於是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當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為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功為大而况有懿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禮

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澌融燼寒寂寥無聞而恩命優隆始自今日斯非直以為君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於此焉覩而亦世道之所係也歟侯莅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為急加勤惓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顛末既具又為樂歌俾其後將請用之獻爵云其辭曰奕奕兮新堂壯醴兮苾芳靈風穆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來肅將褒衣兮峩冠有懷兮明德凛正直兮元氣儼静玄兮容色撃彼畫

鼓兮吹參差蘭烟焚兮桂漿淋漓神具樂兮匪土之思徘徊國恩兮按雲節而不以倏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為期

新建鄉社亭記　　顧清

弘治甲寅任丘鄘侯為吳縣令始至延見其邑人問邑之名德若廢闕之當興舉者禮部主事致仕楊君循吉鄉貢進士史君經醫學訓科盛君俌及鄉之父老合辭而言曰故禮部尚書希顔楊先生博綜經史尚古力行

在仁廟初以薦起家入翰林為侍從若干年受知列聖預修纂三朝實録大為館閣諸公所敬禮拜郕王府長史陞禮部侍郎方大用公而公遽引年去景皇帝念公之賢進尚書為官其一子為吳縣簿其始終全節見於公自撰墓誌少冢宰文莊葉公之日記甚核為人淳厚而坦夷貞静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義理之文不窺孝慈友悌薫於鄉黨考德詢事無愧古人見於少師東里楊公訓導陳君永之永之序述甚備葢宣德景泰

之間士大夫稱厚德者莫先焉而歿不數十年垣宇蕩析丘隴弗守雖學宫有祠春秋不廢而閭黨之間聲響殆絶邦人興哀謂德鮮祐振而興之斯亦表俗明民之一事也侯聞而韙之其明年侯作康履之橋於城西至德鄉旣成以羸材屬義官葉瑾度地於其北得信心庵廢宇撤而平之構亭焉榜之曰鄉社取史君所刻白鹿洞規古靈諭俗大文列置於左右而先生於其中乃告其人曰古鄉士大夫之賢者歿得祭於社吾其於是焉俎

豈公何如皆曰善此吾之志也非侯其孰成之於是以日之良具酒脯殺餠於亭下而作歌曰惟吾有氓侯則喣之惟民之僻侯則矩之民德是懐侯弗我違我甘我辛侯則具之孰新斯亭侯實我教孰嚴公祠俾我民儆至德之鄉康履之陌昔為緇廬今也公宅僾德止回示我民極勑爾婦子告爾隣比侯爾父母公爾師資爾安弗師寧侯忍欺歌竟相與瞻戀徘徊如公復生有感泣者史君曰夫表先賢以勵民大義也興衰振儆大患也

咸不可以無紀乃以其事走京師屬予書刻之貞石用告於後來者先生諱翥字仲舉鄜侯名瑨字廷瑞與予同癸丑進士云

直道陳公祠記 沈㷉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今上初即皇帝位詔天下諸司舉
𥙊典墜凡名臣賢士墳墓所在即時修理吾鄉直道陳公之墓增封加飾如制守臣又以公清忠直節備載國志仍具禮奉公神位於郡學鄉賢祠歲一修祀越弘治

十年丁巳嫡孫冠以家無專祀懼乎有罰乃謀建祠堂數楹將以揭虔妥靈謁於天官少宰吳先生先生題其額曰直道陳公祠復請記於焘以刻繫牲之石謹按公諱祚字永錫世家吳邑之南鄉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能自樹立由南鄉徙居郡城甘節坊以貲雄里中母顧氏有懿行生四子公居次自幼不羣篤學尚氣節治春秋補郡庠生永樂五年以楷書選至京六年應天府鄉試中式七年中禮部會試九年殿試賜進士出身尋改

庶吉士入翰林明年上拔公河南布政司叅議為政持大體多惠愛於民十二年言事坐謫太和佃户者十年洪熙初被薦復起宣宗皇帝即位勑所司覆試之公皆擢第一除山西道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權倖斂迹宣德二年出按福建六年出按江西所至威望並著嘗以大學衍義勸上經筵講説上震怒勑提至京師並籍其家屬繫獄幾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復其官家屬盡赦之正統三年出按湖廣發遼王不法事上怒徵繫論死後

以王罪廢見原改雲南道六年廵視江上盜賊屏息商旅便之八年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激揚有方一道清肅十三年移疾家居久之乃具疏乞歸得報即行囊無長物晚號退翁杜門簡出所著有小學辨惑夫公以清才正學雅性忠義數以直言遭貶黜而志不少挫信爲吾鄉先望卒之後蒙恩詔登國志列賢祠宜也一時慕公之風而興起焉者遺像有贊入祠有牘石刻有誌有表有記藏於家有傳有狀有録與夫哀有詞輓有詩固足

以發揚公之盛徳無容喙矣粛念自齠齔時聞鄉人誦公之言行每爲之拊髀興嘆於冠之請敢不勉從是堂之作始於是年正月二十九日集材鳩工衆力齊事踰時棟宇翬飛青堊炳焕其規制悉如五品之式中爲一龕以奉僉事公像又爲别室四龕以祀高祖誠齋府君次曽祖即僉事府君次大父教授府君次考存齋府君其曽祖之龕是將親盡不遷而爲陳氏之始祖也四月六日工告訖功冠乃備物具服率宗人祭之又垂顯刻

以示久遠可謂孝矣因系之以詞其詞曰陳實舜後維
世遠哉傳德襲訓踵生多才山川效靈乃發于硎公直
如矢為世典刑三黜以言秉志不易朝奏暮疏功維社
稷生榮死哀登志入祠宜建影堂維靈居之由高及曾
同堂異置若祖若考爰述爰繼時有明薦孝孫惟寅以
延百祀無忝神明

石湖鄉賢祠記　莫旦

石湖鄉賢祠祠石湖之鄉賢也始漁陽史君俊之為吳

縣也一日觀民風出郊至湖上見穹碑立草莽中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寶燦然詢之乃知宋孝宗賜范文穆公成大之宸翰也有亭曰御書廢亦久矣君慨然太息乃出俸金而作新之一仍其舊既落成而君遷秩以去今任丘鄺君璠以名進士來繼其職暇日與僚屬登亭四顧以爲山水瀰前景物如畫殆與西湖畧同惜不及西湖之有鄉賢祠耳今文穆亦鄉賢也豈不可即是而祠之耶於是考諸郡志詢之故老自文穆以來士之出於

石湖者得二十三人或以科第發身或以材諝薦舉或以高潔見重而其道德功言皆足以師表百世而無間然者也遂準式為主序其時世先後書其爵謚姓名即御書碑後而奉安之題曰石湖鄉賢祠即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意也於是醫學正科邑人盛倘來請旦曰倘與君皆鄉賢子孫也史鄺二君作興之功如此事不可以無紀乃伐石為碑而以紀文見屬竊惟石湖為吾蘇勝景當吳縣吳江二邑之交山川清淑之氣鍾而為人

者豈止二十有三而已哉然二十三人者遠或數十世近或百餘年其骨已朽何以得後人之尊崇企慕如此哉夫然後知大丈夫之為人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所謂道德功言師表百世足以美教化而厚風俗也不然彼丁謂亦石湖人也而真宗亦有宸翰之賜以世則在諸賢之先以爵則位諸賢之上今乃不獲與諸賢之列者何哉後之人陟降仰瞻可以悠然思惕然懼而思齊內省之心自不能不感發而懲創矣大尹君表先哲以勵

後進其功豈小補哉是為記若夫諸賢之出處行實則載於石湖志云

重修山川壇記　浦應祥

祀事國之重典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先祖名分各有攸係而其齋祓對越之誠敷達精明之德葢不以大小而有異也然則祀事豈可苟忽乎哉吾蘇古名郡而封內山川隷在吳邑弘治辛酉春郡伯曹公將有事於兹而邑宰任丘酈侯先

事而往隨事整飭之餘復瞻顧揣度曰有事則為謁欵之地過事則為草莽之區非所以敬鬼神崇國典亦非所以為國經遠之圖也爰請命於公而增葺之公是其請用是量土地計徒庸闢闔方隅補益坎陷礱石而為壇壝甃石而為周垣幽深閒邃廣衍嚴潔齋宿有居庖湢有處高其門域固其扃鑰丹堊煇映品植森鬱望之而知重祀之所在也工畢合邑之士與夫知禮之氓咸曰侯之功施於位者溥矣然不能以悉書而備録之也

此而不記將何以昭侯之休嘉於永久哉爰命予文之以鐫於石予隣侯之治厚侯之愛稔知侯之為人侯以名進士出知是邑抱明敏便捷之才濟閎肆辯博之學而施之以寛嚴威惠之政六職克舉而發擿奸伏有若鑑燭誠所謂赫赫師尹也其於民隱凋瘵則又深於究理所謂豈弟君子侯實兼焉令六年於兹矣監司知侯之賢上疏而旌別其異能者凡三而侯益勤於政蓋其勵志堅操邁名而顧行者觀其所為有足徵矣更於其

平日政事之餘掉鞅藝場游刃詞林殆所謂有乎內而能飾乎外非焚梓毀璞者比也侯超擢有日此畧記其名行之槩俟其它日負荷重任則其豐功偉績當有秉筆者為之傳焉

勑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吳寬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具疏奏臣十世祖了翁宋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嘗講學於臨邛白鶴山

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題書院扁以賜仍賜居第於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於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徙使書院歸然神位虛設實為缺典兹幸遭際聖明崇儒重

道屢降明詔表章先賢脩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賜秩之祀典豈惟爲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呉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勑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賁於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寬謝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以其地規爲書院言於侍臣以達於上得以

葺扁揭於堂楣而學士虞公且爲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然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内出祝詞俾有司莫讀如儀有國朝之盛者公之功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戲於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勢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於時獨其講學之迹見於所著九經要義周禮集説等書有不可泯者

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葢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議其謂歴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以斯道為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纉諸子之緒以為當列於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竟詔文忠公從祀如其議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人當言之

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寛之記此豈亦私於公哉君子將亦有以取之

吳中金石新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金石新編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吳中金石新編卷六

明 陳暐 編

寺觀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盖有王珣及弟珉之别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

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
歷世變故寺屢壞輙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
初普真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寳林重葺浮圖七級繼普
真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繼宗南是年作庖庫
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塲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
年落成葢寺至良玠始復完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
崇一百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
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

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杭之海昌人原石其字前僧録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原石嘗從亢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遊者必之於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禄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

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焉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其與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

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絶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張益

虎丘寺有塔凡七級在絶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間空中奏樂井

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固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則專託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甚於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歎曰是尶耶數乎不有廢也則何以興人能興其所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何如耳乃罄衣資所有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

郡守况公開南印之有為也即捐己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礱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斗之下靈異薦彰衆目所覩謂尤盛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財創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實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况二

公之樂施力於此者又因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蘖南印號也蓋為天界住持滿室之孫樸菴之子禪派傳自臨濟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為郡僧綱司都綱僧臘踰七袠矣甞承召命較藏典於北京海印賜賚便蕃緇素致榮艷焉其徒永端斵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是塔之由用示久遠予嘉南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之右云

敕賜藏經閣記　周忱

欽惟我朝奄有萬邦彝教所覃地大且遠列聖相承廟謨迭出爰乃參用真乘助宣皇度廣資福利昭薦國釐故凡神州赤縣必鼎建梵宇增飾莊嚴復有詔校脩大藏經典至是事竣須敕降經於天下寺之綦著者而蘇之虎丘雲巖禪寺與焉適忱叨蒙上命廵撫京畿賫敕護送藏典至於其寺當正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契師因聚緇衆大啟寶函同音閱誦忱獲拜瞻何幸躬逢

勝事見其縹帙之整彩暉而光騰奎畫之妙龍翔而鳳舞猗歟盛哉然則天章玄文之重矣可不度而珍藏所司以爲廩羨餘度材庀工爲層屋五楹高六十五尺廣九十七尺深如高函以龕匱設供以几案彤繪金碧靡不堅完於是臣恍謹題曰勅賜藏經之閣閣後毀師復甃衣囊搆一軒以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泉亭相峙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附遠來江右踏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獲乞骸骨歸

田文思凋落曷足以應其求耶雖然師之勤篤惡能終拒抑予嘗與焉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彼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矣乎第慙拙訥無以昭示後來姑述梗槩以俟之師嘗奉詔內廷校經名叟字照巖朴隱其別號也故云

天平山白雲禪寺重興碑　姚廣孝

天下佳山水固有矣必遇乎名公偉人以發其迹然後境益勝而名乃著也興壞理亂措諸事業必頼乎才能

智謀有足為者然後見其成效也山水雖佳微名公偉人以發其迹則境之蕪沒而名之昧昧者蓋多矣興壞理亂微才能智謀有足為者必不能見其效也非惟不能見其效而反致於顛覆隕墜者往往亦多矣故山水事業顯隱成壞在乎其人若汲汲欲求遇於人而人不可必得者或數千百年之間不求而自得者何也蓋物之顯隱成壞關乎氣運屬乎時緣而致然爾豈在有意而為之者哉天平山白雲禪寺刱於唐寶歷間至宋天

聖寶誌大師來是山見寺之基構狹劣而不足容廣衆始開拓其塲地以成大剎慶歷中文正范公愛其泉石清麗林園茂密故奏請為香火院忠宣公繼父之志遴主法席者謀諸蘇長公子瞻遂延致遠録公始革律為禪矣寺之住持非有德有言者不足以當之故歷代皆名沙門也元末丙午天兵臨呉城寺燬於㷊鼕無所有但荒烟茂草鞠為狐兎之囿也洪武七年復菴圭師來領是寺復菴乃先住持士瞻標公之大弟子也戒行兼

僂操略並善故寺衆與文正公子孫謀曰起寺之廢者非復菴不可也於是相率耆彦禮請主之雖寺有恒産而賦役甚劇復菴夙夜酬應弗有勞苦况東序比丘智在左右羽翼支費撙莭以與厥功故大雄之殿方丈之室說法之堂栖禪之所山門廊廡庫庾庖湢鐘魚鼓版之設熏炬爪華之供廿年之間無不備具而未嘗持一缽干一人恍然成此大業若地設天造可謂能事畢矣噫天平泉石之清麗甲於中吴文正公為之主維故境

益奇而名益振寺極其廢得復菴為之中興而有以見其成效也以斯論之山水雖佳不遇乎名公偉人則境湮而名昧興壞理亂不頼乎才能智謀有足為者必不能見其成效也審矣今復菴之中興是寺雖經營措集彌歲弗寧略不見其籍難困苦之狀可謂才能智謀有足為者矣今年秋以書來北平求予述以示其後予吳人也天平乃熟游之地復菴與予友頗厚知寺之興始惟詳故弗讓而為之書乃復繫之以詩曰天平之髙冠

于吳山林木茂蒨雲泉潺湲巖巒龍門是為玄關雄虓
既伏天狐寧搴勝妙境界佛剎是宜廼刱于唐寶諦載
治堂構靚深緇徒所依偉乎范公朝請主維敬延柴石
始習禪儀境益其勝名益其彰靡有碩德莫據猊牀歷
代繼席皆匪尋常人境俱絕可抗大方粤歲丙午天兵
臨吳歘惟欝攸百毀一無錦繡林園化為丘墟有來游
者無不長吁復菴圭師效其才能不廿年闢衆廢具興
比丘智在乃同厥心左右贊襄其力孔任棟宇蔚而丹

碧斕然有物畢備一如其先濟濟真侶安居彌堅寅夕
禪修天子萬年

萬壽禪寺重構佛殿記　宋濂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内焉初晉
義熙中有泓門法憘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
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道有情蘇人翕然歸之
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
燬於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

又更名安國長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彦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始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燬羣僧散鞠為榛翳之場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觀來守為郡周視廢基慼頞而言曰是剎之廢不得名浮圖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尚世嫡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兼道儒家經史發為文章嚴簡

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牀第蕭如也稽其穀粟則盎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僕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禄者曾不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黄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鑿石於山市材於江陶瓦於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曛不督而集四阿有嚴若暈斯飛丹雘絢爛炫人心目僝工

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建殿為鉅殿既成門廡堂室當易為耳吾耄矣宜選春秋强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輯舍合輿議延瑩中瓛公瑩中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𫏃剎輦致三世如來像安奉殿中覩者起敬瓛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昔也玆剎付之虐焰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

使之哉此一念也翦翳剔荒變瓦礫而成梵宫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瓛公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兹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雖曰等妙是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為有漏因果如忽之哉昔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寶等共建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熈神僧建梵居相傳正觉起凡夫
以法龍絡為周陆洿泥欲現金芙蕖盛衰相尋雲卷舒
歳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涌殿薄太虛欝攸毒焰翻赤烏
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棘下失須白烟斜日寒隼呼
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
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糗糧衣無襦赤立何以興吾廬
蕭然一榻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趨
布泉盈橐粟滿車栮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寳構只須臾

龍礎承楹列碱砆棖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懾慳破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毘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千將温六瑚吳江有剎委平蕪尚留像變金作膚妙莊嚴相愍且都輦致中座青蓮敷直揭紅日升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祇今勝槩賁然殊黑白駢首施拜膜鏜鞳如獲聞鐘魚有情弱質同巴且暮枯寧復論朝腴一念搖曳風中旟大雄慈憫猶已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修内垢淨除

事為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青瑶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重修承天寺記　陳繼

寺之刱於梁天監初曰重玄唐曰廣德重玄宋曰承天後曰能仁元曰承天能仁國朝曰承天歷歲既深廢而復復而廢者累矣至元間南楚説公主之繼以雪窓明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穹閣為經鐘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宏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剥陊傾

敗者日甚其為之主恬然視之莫能葺復者已越數輩長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於衆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為衆之所歸者惟在承天主席既虛弗得其人將何所托僉曰南印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窓後者即舉其住之公淡然若無所為惟勤其道敕其行以善化人而已與之游者薫其仁慈不為殘忍浸其寛裕而黜隘陋茹其誠篤以謝浮薄跡其剛毅用變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德而足以翊吾善之為者也咸傾心向之公乃倡於

衆曰吾欲使是寺而輪奐之若初也盡出其貲以集工材其樂施占事者源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數再葺經鐘二樓葺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溝殿末理大殿為四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貌像而皆飾之旛幢供具處所宜有者無一不具金碧熣日輝煌映發入而睹之者恍然若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猶未已也往時南楚雪窻皆為宗門碩德著聲湖海其相繼事以雄土木之功猶稱不易況公一身而

復新其舊者哉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傳不遠公可謂有功於二公者矣可謂不孤其所知者矣公溧陽人也姓李氏生六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命出家於邑之興化寺持規就度而若素習者十七游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老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泝大江抵荆湘徧求佛祖陳迹盡謁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超然而還止菴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人皆歸之起

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於乎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與余記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舊衆所請也以書數抵北京而恐予言與之後者藏主琛刜石也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亦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故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

閒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絶矣黄大
猷公實為記其事入國朝殆歷百年當正統癸亥之十
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藏經至
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
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於此今住持道
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
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於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
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

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闊一如舊制凡所衆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鄉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嘗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

成也令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故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彼而不為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報恩萬歲賢首講寺釋迦丈佛卧像碑銘　宋濂

姑蘇報恩萬歲賢首講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嵩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尊為賢首講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下覆釋迦丈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徼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為

佛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巖法師俯徇羣情起主寺事不二三年易腐為堅殿堂樓閣門廡寳塔之屬一一葺之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象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毫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泉以後為媲法師乃戒摶土之功斲嘉木為骨骼承以髙座塑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唯曼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

用意精緻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曼殊

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秋七月十五日

明年夏五月十六日訖功縻錢五萬有奇用功六百有

奇俾來俾瀘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

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跡俾同人

法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

烏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

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

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熙連河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

徧滿塵剎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収縱横自在非近於一乘圓數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特福澤被於一州而已抑瀌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則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

也他如劒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漉因畧舉雜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徧在一切處果何言哉漉既為作是說慇勤遐仰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世

雄大悲利羣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
體起用宣妙法入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
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脇卧慧
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衆號雨天花四
衆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莫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
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
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偉哉賢首古伽藍三
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

遭紛更紊常制緇素煢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苴詣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色交纒廣博身州民瞻禮至洒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東正法門種種皆能濟羣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觀雜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畍雲雲中化物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

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懐疑念

重建寶光賢首講寺碑 曾棨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欝林太守陸績捨宅為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欝林石者盖以此也吳赤烏時郡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命圓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歷兩晉六朝隋唐以來廢而復興隳而復振者盖嘗有之而寺之名迹固弗泯也迨元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以洎衆屋靡不

完具宏壯雄偉冠於一方可謂盛矣國朝洪武初開拓
郡城始遷寺於跨塘橋西據婁齊二門之衝去舊趾才
數百歩而近其後有詔併叢林於是境内諸寺悉歸於
此方其時郡副都綱湛源圓法師實居此以領教事乃
以所授賢首一宗教觀與四方學徒講說究竟克闡厥
宗暇日與文儒縉紳之流倡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煥
然於句吳之域矣永樂改元之初有楚蘭馨法師繼主
於此將欲興造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召入京與修大

典頋弗之遂九年寺僧大禎大衍同心恊力出其祖之遺資及傾巳帑仍資檀施庀材鳩工剏建法堂聿新衆屋甫及三載遂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照耀真桑門之盛事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以校讐藏典留寓北京遂述寺之本末偕中書舍人王君和用來請予文記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棋布不可勝數然求其若寶光之綿歷累代上下千有餘年而逾遠逾盛者蓋亦尠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隂佑

於其間然亦豈非績之孝行夙著而其流風遺韻藹然被於其鄉者有不能以遂泯歟是可書也因併書俾刻諸石庶後之人得有所考且系以詩曰東南名郡粤為姑蘇秀氣所鍾湖山奥區巋彼寶光巍巍梵殿云昔陸績捨宅以建欝林之石名高穹窿伊績之遺凛其清風兵燹薦更有隆有替迨際天朝值兹盛世衆剎所歸蔚為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圓音賢首之宗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悉喜迄于楚蘭志擴前規承詔在公弗見於

為纎此而興曰禎曰衍資帑克捐厥功以顯翼翼殿堂棟宇維新金碧煌煌有光璘彩暮鼓晨鐘旛幢杳靄如旃檀林若華藏海聖壽齊天佛道興隆勒石于斯以播無窮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吳城之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賢首講寺焉寺創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肇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屢墮刼灰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

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摧雨擊易就隤毀過者興嗟
弘治庚申令僧綱司副綱法津曾住是山請於吳邑宰
鄺侯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得撓其事未久
德壽示寂衆舉僧德昊道完宗恩司之洎善士倪道完
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勤若見若聞悉生喜躍於
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銖積寸累總費萬餘緡經
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為堅增新去
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白蜃外飾丹梯上通像設粧嚴

天神森衛欄楯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燈之燄燭乎半空頋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邑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刻諸貞珉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介士英陳先生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涌出為作證明及其入滅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羣品此塔之所由興也若今之塔蘇文忠公曽施銅龜以藏舍利於中想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國家神道設教

仁壽躋民而亦妙嚴寶乗無乃衆教之功易感蠢愚之善心也哉玆塔之偉麗覩者起敬可以拄持佛法鞏固皇圖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徳昊輩必不若是其得意以了心者乎因其請記故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葺之庶斯塔之不朽也

陽山大石巖雲泉庵記　吳寛

吳城西山連延不絶曰陽山在稍北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傴者當嶔崟礫硊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余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静松陵史明古往遊自許市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聨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嘆不能獨遊而徒

得沈啟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蜀公題咏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於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禄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攷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況予且老未知他日

歸休再能遊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蘇州府玄妙觀重建彌羅寶閣記　胡濙

正統五年秋八月望日兵科給事中郭璡禮部司務陳珪率道士張宗繼不遠數千里齎姑蘇道紀司都紀郭貴識副都紀吕志清疏狀謁予南宫徵記按狀蘇州府在城玄妙觀剏自晋朝名真慶道院唐更名開元觀宋賜額天慶觀高宗御書金闕寥陽之閣揭於殿端光榮

罕儷有簑衣何真人寓居其中能愈人一切諸疾靈跡
顯著孝宗名赴行在眷賚甚厚人咸傾向郡守陳峴命
羽士募緣增崇修建雄冠諸郡寶祐景定間住持嚴守
柔將處仁重加修飭施以欄楯元至元間黜天慶之號
而改今額道士嚴煥之張善淵復為脩理時左轄朱丈
清大捐帑廪以相其役由是穹門邃廡與殿巍閣傑出
吳中元末至正間燬於兵燹迨今百有餘年殿堂廊廡
漸次修建率皆完美惟彌羅寶閣工費浩繁久虚未建

誠為缺典宗繼乃募衆緣遂爲創始正統三年廵撫侍郎廬陵周公恂如郡守南昌况公伯律因歲旱率耆老命都紀郭貴謙禱於其觀遂獲甘霖二公暨闔郡吏民咸欲修墜舉廢戮力同心侍郎郡守首捐俸貲以興復為已任委都紀郭貴謙鳩材庀工貴謙先令化士尤玄真張養正至鎮江市木栰從揚子江歸遇大風衝散化士仰天告曰買木蓋造彌羅寶閣供奉玉帝今木衝散不存斯閣莫能成就頃間風恬浪静忽覩玄帝見於雲

端化士驚愕再拜至孟瀆河口木皆先集舉無漂遺衆咸駭歎不勝忻感歸以白於貴議轉白侍郎郡守罔不驚異悚敬二公為之益力今年夏厥工告成複霤重簷金碧輝煥極其壯麗威儀像設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神明顯應之靈與夫侍郎郡守作興之績用垂示於久遠也予惟有虞肆類上帝成周禋祀昊天而道家者流制為寳閣虔奉玉帝實為虞周同一尊事之禮今其閣既成而請記於予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奬與其能

乎是以為之記而不辭俾歸勒諸貞珉庶幾來者知所崇重而祇事於無窮焉

重建清真觀記 俞貞木

錢塘黄孤山真士蚤歲喜道術方藥南遊閩越北上燕趙晚止蘇城蘇人嚴德昭者抱痼疾因築室建清真壇奉北極玄武真君兾遇醫愈疾聞真士醫多著神驗求療治之而其疾隨愈乃捨壇以真士主之於是募緣重刱建殿宇廣其廬舍真士嘗為崇安靈寶道士時其師潘

雷鑑翁適自崇安來遂延之以開山焉三十八代天師為題其額曰清真道院仍建丹房售藥以給伏臘計既而翁與真士皆高年終其弟子永嘉陳君正孚與其徒陶君希仁又加修葺遂以狀聞於玄教大宗師乃移牒集賢院改今額為觀云粵自潘黃二師開山於元之皇慶間以甲乙住山於是希仁求嗣道者得三人焉曰程安道曰馮本原曰楊處静及乙巳之歲觀毁於火安道以售藥資粗刱未完丁未之歲而安道又委蜕迄今洪

武庚申本原與處靜同心協力重建大殿山門兩廡塑
真君與侍從像以明年九月訖功求予為記夫老氏之
學以清淨為宗其論谷神玄牝乃曰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則脩煉之微旨存焉至抱朴子著内外之篇陶隱居
註本草又皆發明藥石服食之祕然藥與道術相通修真
濟人其功一也孤山既以醫鳴而蘇城之人無遠邇少
長咸稱黄孤山道觀之藥之神自玆以往其諸弟子相
傳雖無恒産而嵗積藥金有餘至本原處靜悉傾其槖

中所有以新其觀宇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噫古之列仙雖與世和光然往往泯其迹令孤山乃能傳之後人俾守其業而本原處静又能復興之而不墜且追繼開山之勞績念繼承之不可不任其事故又礱石刻文以示永遠是不特將以貽其後人抑亦有光於其教矣本原名寧高年清修退藏弗耀處静名守中端慤守道闡教今為道紀司副都紀云

福濟觀新建祠宇記　徐有貞

蘇城之乾維有靈宇焉歸其山峙翼其翬飛傑出乎闤闠之中而超軼乎埃壒之表者所謂福濟觀也觀之創自宋淳熙初雋名嚴天道院院有真士陸道堅者嘗與省幹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純陽呂仙翁授以神方大猷子孫至今傳以濟生元至大間繼道堅者葉竹居以申請得觀額竹居後王無偽鄒道安繼之所營為嘗盛矣迨元之季國之初洊經兵燹數十年來無能繼者風摧雨剥旁侵中陊寢以敝敝於時卧雲煉師郭君

宗衡實來主之宗衡出自玉峯士族而學道冶城西山初師朝天提舉陳淵默繼師長春真人劉淵然得清微靈寳净明神霄諸法之傳遊居兩京侍祠行宫久之及領是觀顧而歎曰主張是綱維是而使敝敝若是前乎吾者往矣後乎吾者誰歟然則吾其可以但已乎乃言於郡守況侯伯律首復觀地之侵欲於旁人者用其法為人禬禳祈禜得伙助焉慎入約出鳩工庀材以漸經營中建玄天之殿為祝釐所旁作翼宇二一以祠純陽

及南五祖北七真一以祠長春諸師自三門两廡暨庫庾庖湢畢飭其法中所宜有者像設暨鼓鐘笙磬畢具又樊之樹之有池有島蔚然為城市山林宗衡乃集其徒以言曰吾聞之吾師吾道之所寳者三慈也儉也清凈也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從事於斯其必寳吾之清凈以養吾之真寳吾之儉以養吾之身寳吾之慈以養吾之人庶乎其可爾吾又聞之儒之君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世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出乎家而度乎世

於君親莫之致力矣將惟師事是嗣而師復遷化如致力何惟是晨而香夕而燈致精誠以慰薦吾師若吾親之靈以祝吾君之釐事庶乎其可爾且吾之覩謂之福濟吾徒將何修而可以稱是名乎嘗試思之夫祝釐者蓋祈乎天以祐乎君將以一人之福而敷錫乎天下以福乎億兆之人者也其所濟可謂博矣盍亦修吾之清淨致吾之精誠以從事於斯乎雖然吾慮乎後之繼吾事者之或怠且忘也願從君子乎圖之遂因余伯氏以

請記余謂宗衡遊方之外者也而余遊方之內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余何以為宗衡謀哉然以君子之道而處其中亦惟眎夫義理何如耳彼譸張為幻者固余所弗與矣若其為言幾乎義理者亦安得不與之也耶余於是乎為宗衡記之

清微道院三官閣碑　都穆

姑蘇清微道院在郡治西宋端平中建於法師余靈山至國朝永樂初而廢里人成普玄者募緣重建宣德丁

朱玄妙觀道士王嗣先主之正統丁巳嗣先益廣其地建閣五楹奉所謂三官神者逾六十有五年為弘治辛酉閣四檐傾壞風雨莫庇院之道士王源清何惟榮募緣新之又謂斯院自端平至今歷年雖遠然未有文以記顛末乃來請於予將刻之石以示其後人予嘗考之漢有漢中人張陵與其子衡造符書於蜀之鳴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民有疾者俾書其氏名及謝罪之意一上之天著山上一薶之地一沈之水謂之天

地水三官至衡之子魯而其術益盛則三官之名蓋昉於此後之道家創為土木之像飾以冠服儼然南面以為實有其神由是閭巷細民往往趨以祈福夫道家祖陵稱為天師今若此無乃背其師之説乎雖然天下之事多出於襲而其襲之之久雖有智者莫能卒變勢則然也故今之為道家者亦唯謹守其傳以事焚修求無墜而已矣是閣之壞殆非一日置而不修則無以祝聖釐聳人望非主之者之責乎源清惟榮是舉其費頗巨

而且當盛夏之日身親其事不憚勞苦可謂有功於院者矣因不辭而為之記并系之以詩曰姑蘇為邦多老氏宮有若清微翹然其中由宋逮今久歴年嵗莫為之先後何以繼惟兹層閣穹傑洞明四檐翬飛勢凌紫雲神休是祈聖靈是祝朱檻一凴萬象森目風摧雨剥舊觀莫還爰有真士植仆補刓焕焉聿新煌麗逾昔邦人來遊無不嘖嘖稽之道家其宗無為曰清曰微一而靡他剏兹閣者超乎物表八囱玲瓏纖埃莫擾聖凡同歸

其患弗修人而寘昏盍愧羽流刻我斯文置閣之右庶

幾後人永永其守

吳中金石新編卷六